

和明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MO
HAI
HUN

漠海魂



和 明 著

漠 海 魂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廷君

封面设计：袁耕

漠海魂

Mo hai hun

和明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1/32 ·印张19 $\frac{4}{16}$ ·插页2 ·字数450,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00.

ISBN 7 - 5317 - 0546 - X / I · 546 定价：10.25 元

漠 海 魂

——献给为国防现代化在边疆
贡献了青春和生命的战友

青春，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的青春，珍贵且短暂。有的人给青春以幻想；有的人给青春以丰足；有的人以为青春就是火一般的热恋；有的人以为青春就是美丽迷人。而我认为，青春应该是一本书。当后人默默地一页一页地翻过时，会使迷途者获得方向；会使懦弱者产生勇气；会使虚度者掩卷奋起；会使自强者倍增青春之活力。

——作者手记

朋友，如果你曾到过戈壁，跋涉过干涸的大沙海，经受过暴虐的狂风，领略过大沙漠的严寒酷暑，你一定永远也不会忘怀在沙海中倔强生长着的骆驼刺和在戈壁沙石上傲然屹立的沙枣树，还有那奇迹般芳香四溢的沙枣花。

廿世纪五十年代末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经过严格审查的兵团，在一位老将军的亲自带领下，进驻了大漠，于是在漠海深处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军事禁区。他们将按照祖国的需要，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这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

一粒沙虽小，但它能代表沙漠的气质；一朵淡黄色的沙枣花虽小，但它不失那奇异的芬芳。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大兵团中的几个娃娃兵说起吧……。

兵团在北方某市有一个留守处，那是一座大院落，里面军人生活的节奏比钟表还准确。可自从兵团在各地中学里召的一批学员来到之后，大院里就又有笑又有闹地乱了章法。

这天是星期日，天刚蒙蒙亮，起床号还没吹，学员住的那幢楼就有了动静。值星连长刚刚过去，三楼的一间宿舍门，就无声地开了一条缝，一个圆圆的脑袋探了出来，红红的圆脸蛋上镶着

一双灵活的大眼睛，一个翘着的小鼻子和一张有点上翘的小嘴儿，一看就十分讨人喜欢。大眼睛左右打量了一下，头上的二根小刷子辫儿也跟着探到门外，看看没有动静，接着，身子也出来了，是个不足一米六的小个子。嗨！这一身大军衣，上衣盖着屁股，袖子卷起一截，她一只手抓着一顶棉帽子，一只手提着一双解放鞋，光着脚丫子，轻轻踩在水泥地板上，一步一步悄悄地向楼梯溜去。这种军容风纪在大院里可是从来没有过啊！紧接着，从她后面又出来一个比她还矮些的小胖子，矮墩墩的，头发又黑又多，也是扎一双小刷子，胖乎乎的脸上有一双单眼皮的小肉眼，微微上翘的鼻头儿，两片很饱满的嘴唇，一副憨厚的样子。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她圆圆的胖脸上有两个深深的小酒窝，很逗人喜爱。她和前面的一个一样，也是一手抓着帽子，一手提着鞋，光着脚悄悄地从屋里溜了出来。

这两个小鬼干啥去哩？先不管她们，趁她们向楼下溜的空空儿，先说说她们是谁吧。

前面那个大眼睛的叫霍梅，看样子根本就不够参军年龄，咋来的呢？别忙，听我告诉你。这事儿就发生在半个月前一个高中学校里……

“算我一个！”

霍梅飞跑到学校团委会门口，不管三七二十一，仗着个子小横挤硬钻，一条小辫也挤散了，愣是钻进人群挤到前面，冲团委书记大喊着。

军队到学校选兵的消息一传开，一眨眼的功夫学校团委会办公室里就挤满了人，问长问短、乱哄哄的，团委书记就是有十张嘴巴也不够用。军队来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校军人，他坐在一张办公桌的后面，笑眯眯地看着这些陌生而又热情的年青人，心里十分高兴。突然听见霍梅这一声喊，书记还没顾不上答话，这位女军

人却笑了，心想：这小家伙有意思，别人都是来问条件，打听情况，她可倒好，“算她一个”！嗨！有意思。

再看看她那圆圆的脸上满是孩子气。一个小辫儿散了，一个小辫儿向上撅着，穿一身旧蓝制服，脚上是半旧的球鞋，鞋上都是土，鞋带开了也没顾上系，两只大而有神的眼睛急切地盯着团委书记。老军人笑着接上她的话茬问：

“小鬼，算你一个干什么？”

“当兵！”

“为什么要当兵啊？”

霍梅稍一迟疑，马上大声回答：

“扛枪打仗，保卫祖国呗！”

大伙儿一听都笑了：

“嘿嘿，当兵？人还没枪高哩！”

有个同学淘气地拨拉一下她的小辫哈哈地笑着说：

“娃娃兵！”

霍梅生气地推开那人，着急地对书记说：

“书记，你就把我写上吧！”

书记听她那孩子气的磨人腔调，不禁笑了。那位接兵的老军人也放声大笑了，对书记挤了挤眼说：

“写上，写上。连条件都不问就报名的，她是头一个嘛。”

霍梅一听这话，咧开嘴露出一口整齐的小白牙笑眯了眼。接着—转身，风快地从人群中又钻了出去，欢蹦乱跳地飞走了。就这样，她报上了名。

这一报名，全家炸了锅。哪儿来的事呢？才十六岁的孩子去当兵，正上着学呢。奶奶几天没吃下饭，爸爸、妈妈都是老党员，阻拦吧，孩子张嘴就是：“您还是党员呢！当兵有什么不好？”让孩子顶的说不出理由。让去吧，听说这是特种部队，去了后只知

道孩子活着，连通信都是代号，想去看一看都不行，你说多不放心？实在没勇气点头同意。

一周后，爸爸支持女儿了。他了解到学校里几百号人报名，组织上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只选上了十二个。检查身体又刷掉了两个，报上级审查才批准了两名，榜榜都有小梅。被批准的真是百里挑一。看到如此严格的审查，这位老党员的心里有了数了，孩子是去干大事，不能拦啊！十六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党信任自己的孩子，信任这个家，咱不能舍不得，让孩子去吧。

妈妈几夜睡不着觉，在灯下给女儿细针密线缝了一件三新的棉袄；奶奶含着眼泪给孙女儿纳了好几双新袜底儿，换着样做孩子爱吃的饭菜。

没几天，孩子要走了，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的火车站上，爸爸挥着手，心里可真是有些发酸，忍不住回过头去泪水夺眶滚出。霍梅却高兴地合不上嘴，又蹦又跳地上了车。车开了，霍梅才看见奶奶由妈妈陪着，远远地站在大标语牌的旁边，风吹乱了她的白发，奶奶撩起大襟在擦眼泪。霍梅从车窗向外探出身子，大喊：

“奶奶！奶奶！”随着喊声，霍梅心里涌起一阵心酸，使劲儿向奶奶和妈妈挥手。

可是当她看到列车外校长、老师、同学和市领导的热情欢送，听到车厢里伙伴们唱起的歌声，她立刻也大声地跟着唱了起来：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

霍梅后面那个胖小姐呢，大名叫纪弟，因为她一笑时，脸上有一对漂亮的小酒窝，所以同学们都爱叫她“窝窝儿”。她是从农村到城里上高中的孩子，这次也被选中了。参军的学生们上火车的那天，一位农村老大爷在热闹的人群中着急地大喊着：

“弟兄！弟兄——！”

窝窝儿正被欢送的同学围在中间，听见喊声，急忙大声答应着：

“爹，我在这儿。”放开同学向爹奔去。

窝窝从小失去母亲，是爹一口粥一口饭喂大的，父女俩相依为命，爹把女儿当成掌上明珠，他看见孩子奔过来，笑眯了眼，忙从怀里掏出两块大红薯塞给窝窝儿：

“弟兄，快吃。爹揣在怀里的，还热乎哪，吃，快吃！”

窝窝从小爱吃烤红薯。她接过来递给爹一块，是想让爹吃，爹却揣回怀里，等她吃完，又塞到她手里，一个劲儿催她吃。窝窝在爹身边香甜地吃着，爹心里甜滋滋地看着，窝窝想到马上就与爹分别，年老体弱的爹爹谁照料呢？不由得一阵心酸，吧嗒吧嗒地落下了对对儿泪珠，爹一看慌了，忙小声说：

“弟兄，不哭，看人家笑话。不要惦记爹，到外边给爹争脸，别落人后头。”

车开了，窝窝恋恋不舍地把脑袋探出车窗外，向爹招着手，一直到看不见爹的影子了，才把脑袋缩回来，低着头还在抹眼泪儿。

霍梅坐在她的身边，赶紧掏手绢给她擦眼泪，大人似地眨着大眼睛问她：

“咋？离不开爹？”

窝窝抬头一看，是个小豆子，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脸上出现了两个小酒窝。轻轻推开霍梅的手说：

“谁离不开啦？”

霍梅也笑了，说：

“那咱们一块唱歌？”

窝窝调皮地歪着头说：“唱就唱呗。”从此，这两个小伙伴就成了好朋友。

老实、憨厚的窝窝虽比霍梅大一岁，可是胆子小，遇事下不了决心，拿不定主意。霍梅呢，胆子大，脾气犟，处处护着窝窝，窝窝也什么事都愿意听霍梅的。

学员队的伙伴们来到大院后，都想当个好兵。霍梅和窝窝就更要强，霍梅说窝窝胆子太小得锻炼，窝窝也承认，几经策划，她俩看中了大院里的一个观察用的高铁架子。这铁架子足有几十米高，只有供一个人攀登的小铁梯子，直通架子顶端一个二尺见方的小平台。她俩估摸了半天，认为这铁架子比登高英雄杨连弟爬的高度矮不了多少，他能爬，咱也得能爬！她俩悄悄地商量好星期天起个大早，来爬这个高塔。这样，今早她们才偷偷地溜了出来。

霍梅和窝窝踮着脚尖下了楼梯，在楼下穿好了胶鞋，直向大铁架子奔去。

天刚蒙蒙亮，大院里静悄悄的，整个院子里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薄雾。窝窝仰起头看那铁架子像一支长箭直穿云霄，心里有些怕，忙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霍梅说：“别怕，我先上，你紧跟在我后面。”

窝窝点了点头。霍梅紧了紧腰带，又扎好鞋带，还蹦了两下，就开始向上爬了。当她上了有一人多高时，她招呼着窝窝：

“来，窝窝，上！跟着我。”

窝窝壮了壮胆子，开始登小铁梯子。一磴、两磴、三磴……，窝窝抬起头紧盯着霍梅的脚后跟，小心地向上爬着。爬到比周围的楼房还高时，霍梅的速度比原来快了，两人的距离拉开了，窝窝使劲仰着头。不料，头上的棉帽子掉了，窝窝扭头一看帽子，天哪！这么高？！她的心好像随着下落的帽子沉了下去。两腿也发抖了，身子紧贴在小梯子上一动也不敢动了，两眼紧紧地闭着，连话都说不出来。霍梅一边爬，一边还高兴地叫着窝窝：

“窝窝，不错。再加把劲儿，咱快摸着云彩了。”

咦！怎么没人答应？她头一低看见了窝窝发抖的样子。哎呀！不好，窝窝害怕了。她忙招呼着：

“窝窝，别动啊，手抓紧，我这就下去。”

她一边说，一边向下爬着去救窝窝。可是梯子只有一人宽，她的脚顶在窝窝头上时，再也不能向下爬了，她一点也救不了窝窝，急得头上冒出了汗珠，只得大声对窝窝说：

“窝窝，别怕，往下爬，咱们不上了。”

可是窝窝的腿直哆嗦，心像是要跳了出来，一步也动不了。

远远看去，两个人就悬挂在那大铁架子的半腰，这可怎么办？时间一长窝窝要是坚持不了摔下来，非出人命不行，这可捅了大漏子。

她们怎么下来先别说，单说这个淘劲儿，愣劲儿，多叫人操心？可也别着急，谁也不能生下来就是能人，将军也是从学走路开始长大的。

经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几个月的军工厂实习生活，使她们大不一样了。

可是家里人还是十分惦记着她们。孩子们走了一个多月以后就是春节，这个节哪家能过的好啊！

瞧，霍梅的奶奶包着饺子掉泪了。这三鲜馅的饺子在孩子走的时候咋忘了给孩子包上一顿？真是老糊涂了。她盼着孙女能回家来看看，估摸着过年了，还能不给几天假？这样，奶奶从年前就给孙女儿买好了红绒头绳，新手绢，准备了压岁钱，买了小梅爱吃的糖葫芦，冻柿子，连供灶王爷的糖瓜也放在窗台上冻着哩。可是，过了初三，孩子也没回来，过了初五，又过了正月，一家人还在盼着，可是孩子一直没回来。奶奶不放心了，她总念叨着让儿子去部队上看看。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霍梅一直没有回家。信倒不断有，只是写的太简单，总是说什么都好，

别惦记。可是全家人越来越惦记，特别是奶奶，总说想孙女，尤其是最近一个多月没来信，全家人更不放心了，是病了？还是怎么了？

秋凉了，霍梅的爸爸有了一次出差的机会，正巧可以顺便到部队去看孩子，一家人高兴得什么似的。妈妈和爸爸到商店里挑了一套紫红色的绒衣，孩子在家时，经济上不宽裕，没给她买过这么好的衣服。奶奶忙里忙外也不知该给孙女儿带点什么好，蒸了一笼小梅爱吃的枣糕，再煮几个茶鸡蛋，出门称了两斤又脆又香的五香花生仁，又想起来得买几个紫心大萝卜……，最后还亲手做了一饭盒小梅最爱吃的酥鱼。爸爸临走时问奶奶，回来时捎点啥？奶奶告诉爸爸：

“要像片，要个全身的。”

妈妈在一旁也直点头。

爸爸出差办完了公事，在一天傍晚，他乘上公共汽车，按信封上的地址到霍梅的驻地来了。

一路上他心里喜滋滋、乐悠悠。分别快一年了，马上要见到女儿了，孩子什么样儿了呢？高了么？胖了么？还是那么毛毛躁躁的？她见到自己一定是大声喊着爸爸，扑到自己的跟前。自己要亲自看着孩子穿上新衣服，吃上好东西，自己最爱看孩子那高高兴兴的调皮样儿。接着，小梅一定像个话匣子，把几个月的事都说给爸爸听。小梅最信任爸爸了，从来没有瞒着爸爸的事，这一晚上不定爷俩有多少话要唠哩。

下了车，他找到了驻地大院，在哨兵的指点下，他向大礼堂方向走去。部队正在大礼堂里集合看电影，门口的值班员把信儿传进去，喇叭里叫着：

“学员队霍梅，有人找！”“学员队霍梅，外面有人找！”

爸爸搂着个包袱，站在门口，急切地等着他的小梅从里面飞快地向他扑过来。

过了一会儿，里面出来了一个人，可不是霍梅，他没有理会，仍然笑咪咪地伸着脖子向里看。可是刚出来的女同志却向他走了过来，轻声问着：

“大爷，是您找霍梅？”

“哦，是，是，我是她父亲。你认识霍梅？她咋还不出来？”

老人看不到女儿心里着了急，一边问着，一边还盯着门口。那位女同志接过包袱，笑着对他说：“大爷，您先到宿舍坐一会儿吧。”说着，在前边领路，来到了宿舍。她给大爷倒了一杯水，才慢慢说了起来：

“大爷，霍梅执行任务去了。您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

老人愣住了，不能马上看见孩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克制着自己说：

“那我就等一会儿，要不，我明天再来。”

“不！大爷，霍梅去的地方很远，一时半时回不来。”

听了这话，老人心里立刻沉重了。盼了多少日子才来到部队，满心高兴地来看孩子，可是现在看不到了，她到远处去了……。那位女同志又说了很多话，什么霍梅长高了，长胖了，表现很好，身体很健康……等等。他却什么都没有听见，呆呆地坐着，好久，他才慢慢地站了起来，抱起包袱要走，走到门口，他又回过身子问：

“我那孩子干的还行吗？”

女同志笑了，刚才自己讲了那么多霍梅的事，看来大爷是什么都没有听见。忙又告诉大爷：“行，干的很好，霍梅长高了，长胖了，和同志们相处的很好，还评上了五好学员呢。”

爸爸听了，脸上现出了一些欣慰的神情。那女同志把老人送出了大门。

爸爸抱着包袱带着惆怅的心情在路上默默地一边走一边想：

孩子，你到哪里去了呢？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一九五九年冬

千里荒漠上两条亘古未有的钢轨迂迴曲折地延伸向戈壁的深处，这条十分机密的军事专用线，沟通了渺无人烟的神密的场区。一列只带两节车厢的火车像个心急腿慢的老太太，尽管鸣着笛、喷着气，却只能用每小时二十几公里的速度在沙漠禁区中孤单地、咣咣当当地前进着，十里一站，八里一停，沿途都是检查站和小车站。

车厢里坐满了头戴卷毛大皮帽，身披老羊皮军大衣，脚穿笨重大头鞋的战士，看他们那黝黑的面孔，干裂的嘴唇，就知道他们是在这里已经奋战了几个月的“老戈壁”。车厢里充满了他们粗犷的笑声，豪爽的言谈和辛辣的烟草味。车厢里还有一些新入场区的军人和学生，有男有女，也是“三毛”打扮。这列在沙漠上每天来往一次的小火车，是军事禁区与外面联系的唯一通道，也是场区内部相距甚远的各主要点号之间的通道。这列火车每天都挤得满满的，载着这些大兵去完成各自的任務。

在第二节车厢的后面，四个青年军人隔桌对坐，靠窗坐的正是小霍梅。她不断地用嘴向窗上哈着气，化开玻璃上的一小片冰凌看着窗外闪过的一切。她对什么都感兴趣，不时地嚷嚷着：

“嘿！快看，一间小屋，一个帐篷，两个兵，就是一个车站哎！”

“瞧，老师说沙漠上没有水，可远处山顶上都是雪，夏天一化开，不就是水吗？”

她头上戴的皮帽号码太大，总是挡上眼睛，于是干脆摘下来扔到小桌上，露出了两个绑着红皮筋的小刷子。她突然站起来，单腿跪在椅子上，尽心地向外瞧着，又叫：

“窝窝快看，骆驼车！骆驼会拉车！瞧！车厢不大，可两个大木头轱辘真特别，足有一人多高，快看！”

坐在她身边的窝窝其实眼睛也一直没有离开窗户，听见霍梅的叫声，又向前凑了凑，抿嘴儿笑了，轻声说：

“霍梅，看你把窗户都霸占了，给我点地方。”

霍梅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胳膊和脑袋几乎把窗户堵严了，于是冲着窝窝调皮地嘻嘻一笑，赶紧向旁边让了让，两人挤在一起向窗外瞧着。

霍梅对面靠窗坐着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俊秀青年，他眉清目秀，白白净净，两道黑眉下是一对细长的眼睛，端正的鼻梁、薄薄的嘴唇，再加上那挺拔的身材，合体的军衣，使他显得非常潇洒、出众。军衣上雪白的衬领，更是独特地烘托着他那矜持的仪表。他也是高中选来的学生兵，叫吴仁。他听着两个女孩子的叽叽喳喳，也不不断地把目光转向窗外。可是被冰凌封住的车窗外却总是缓缓闪过远处终年积雪的群山和无边无际的荒原，灰黑色的戈壁硬壳笼罩了大地，就像巨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铁板压在大地上。天空是瓦蓝色，十分洁净透明的瓦蓝色，象是巨幅耀眼明亮的蓝色玻璃，镶挂在天空，使整个太古荒原更是显得天高地阔无边无际。更远的地方，天际间微动着朦朦胧胧的地气，给荒原笼罩上了一种神秘莫测的色彩。有的沙滩上生长着一簇簇低矮枯黄的骆驼刺。长着骆驼刺的小沙丘，像无数坟头似地也向远方延伸着，他收回了目光。

“看！细沙。上面还有一道道纹哪！”霍梅又叫起来。

“可真好看！”窝窝也轻声赞叹着。

吴仁又忍不住地向外望去。哦，列车正在通过一大片沙漠，窗外完全是黄黄的细沙，寒风给它们描绘出一道道间距相等、十分规律的波纹，好像是无边无际的黄色大海，吴仁也不禁赞叹着：

“真艺术！可惜没有云和鸟，要是有了鸟，整个画面就活了。”

霍梅抬头向天上看，确实望不见空中的流云，也看不见飞鸟，连一丝风也没有。骆驼刺也干巴巴地在沙丘上呆立着，纹丝不动，就像是一切都在严寒中冻结了。可是她不赞成吴仁的话，回过头去对他说：“火车，难道火车不是动的吗？大沙海中有火车在跑，还有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大兵，整个画面不就是活的？”霍梅这孩子气的反驳，使吴仁无可奈何地笑了。连他身边坐的另一个年青人也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冲霍梅笑了。这也是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又黑又瘦，穿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衣，坐的姿势很端正，领勾整齐地扣着，他很少说话。一路上捧着一本“概率论”在默默地看着，有时又停下来，从口袋掏出一张纸，一边在上面划，一边沉思，然后把纸条夹在书中。其实他也是第一次进漠，可他并不像霍梅她们那样好奇，以后这里就是家了，还怕看不够。在他偶而抬起头来沉思时，那黑红的脸膛正和吴仁白净的面孔形成鲜明的对照，两道浓眉下是一双智慧和诚实的眼睛，他叫郑戈，是部队从中等专业学校挑选来的优秀毕业生。这些百里挑一来的中专生和高中生，接到命令，结束了在工厂的学习，奉命分期分批进场，于是他们四个人，由郑戈负责，日夜兼程来到了大漠。

中午时分，担任列车员的战士，提着水壶来送水，车上的人早就渴了。霍梅一路上又说又笑，比别人更觉嗓子发干，急忙伸出缸子去接水，可列车员每人只给了小半碗。她眨眨眼，对列车员说：“倒哇，还没满呢？”

列车员笑了：“对不起，车上的水不多了，一会儿就到红岩站了，老钟师傅准给咱们烧好水了。小同志，等到红岩站让你喝个够，说不定他看你是个小鬼，还格外给加一勺白糖呢。”

吴仁和郑戈都把缸子推过去：“小梅，不够喝我的。”